

黃帝內經靈樞

卷六七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六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五變第四十六

末節有五變之紀故  
名篇大義見末節下

黃帝問于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風雨寒暑

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爲風腫汗出或爲滯

癰或爲寒熱或爲留痺或爲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上聲

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爲去聲人

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

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過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

之

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  
不避之異也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屢聞其故少俞曰  
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其材木之

陰陽尙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

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况其材木  
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

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

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

卒音猝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机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

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况于人乎黃帝曰以  
八應木柰何少俞荅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  
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  
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爲病也

此總言人之感邪成病者以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  
也帝問一時遇風同時得病而病有各異除不病者言  
也少俞言人之所以感于邪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  
之不堅固耳試觀一木之中尙有堅脆故匠人斲削者  
有斧斤之所不能入蓋以堅者必剛也有斧斤所加而  
木皮卽弛者蓋以弛者必脆也不惟一木堅脆不同凡

木生之皮有厚薄汁有多少者寧能同哉是以木之有  
花與葉而蚤發先生者不惟四時之難歷也遇春霜烈  
風亦花落而葉萎矣木之質脆皮薄者遇久曝大旱亦  
枝枯而葉萎矣木之皮澆汁多者遇久陰淫雨亦皮潰  
而澆矣濕腐為澆時或有卒風暴起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枝  
折而杌傷矣時逢秋霜疾風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根搖  
而葉落矣凡此五者尚為風所傷況于人乎然以人應  
木者正以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有堅脆而堅者不至  
于有傷蓋必先傷其枝而後皮汁漸傷也人有常病于  
風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而後漸入于腑

臟耳何以異于木之先傷其枝者哉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腦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疎此言其渾然者

理者之理當作衍

此承上文而言善病風厥者以其腠理之疎也素問陰陽別論評熟病論篇皆有風厥素問瘧論及本經逆順篇皆言無刺漉漉之汗則風厥者其汗必漉漉然也少俞言肉不堅則腠理必疎爲能病風然所以驗其肉之不堅者唯腓腸之上膝後曲處爲腦乃委中穴所在也

其肉不堅而無分理者其理必粗粗理而皮不堅緻則一身之腠理必疎所以善病風厥也此乃言其肉之渾然者則皮必密理不疎尙何病風之有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痺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痺黃帝曰何以知五臟之柔弱也少俞荅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荅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畜積血氣逆留腠皮充肌血脉不行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痺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消痺者以其心則剛強而五臟與  
肌肉則肉弱也消痺者多饑渴而肉瘦痺則內熱也少  
俞言此人者五臟柔弱心則剛強剛強多怒五臟柔弱  
則易傷耳何也正以其皮膚甚薄肌肉甚弱其目堅固  
以深其人甚剛有長衝直揚之勢故心剛則多怒怒則  
氣上逆血爲之積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氣爲之留  
皮膚肌肉爲之充塞而血脈不能通所以蒸而爲熱熱  
則消肌膚而消痺之病成矣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小骨弱肉  
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

一也少俞荅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腠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汗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寒熱者以其骨小肉弱色濁髓枯也蓋欲知骨小必驗顴骨顴骨者目下高骨乃骨之本也卽顴有大小而周身之骨大小可驗則骨小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肉弱必驗周身之肉與兩手之臂今皮膚既薄而其肉無腠無腠者肉無分理也其臂懦懦然而弱則肉弱者所以易病寒熱也而有天地人三部

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汗然甚濁獨異于上中三部其色濁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髓之虛滿又驗臂之厚薄故臂薄者其骨必小其髓不滿惟髓不滿則腦爲髓之腑凡風池風府內通于腦而邪易入之所以易病寒熱也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荅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荅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痺者其人理粗肉脆而痺之所成其高下各視乎分部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  
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  
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穢積留止大聚  
乃起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其腸胃之惡也

惡者

猶俗云  
不好也

蓋欲知腸胃之惡必驗之皮膚之薄而不潤澤

不潤澤者無血也其肉不堅而反爲淖澤淖澤者推之

則移也如此則其在內之腸胃必惡惡則風寒暑濕之

邪氣留止積聚以傷腸胃其衣食寒煖又不以次所以

邪氣漸至而穢積留止至于大聚從此而日成矣

大義  
詳見

百病始生篇  
第六十六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此承上文而言所以成病之時當明五變之紀也按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卽如太陽之政乃辰戌之紀也其年爲太陽司天太陰在泉有勝復民病其初主氣自厥陰以至太陽固無所易其客氣自少陽以至太陽加于其上民病隨時

而生故時高則病起時下則病殆時高者方臨方復之時也時下者勝者復而復者又勝也蓋病始爲起病危爲殆耳雖脉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且其因形而生病如木形之人而病于戊癸之年乃五運以爲五變之紀也卽辰戌之紀餘歲可推矣大義詳見六元正紀大論中

○本臟第四十七

內推本臟腑古  
內善惡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

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脉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寒溫則六腑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猝音猝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有不免于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

臟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臟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腑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此詳言人之易感于邪者以臟腑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悅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臟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臟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瘴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之也。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心之高者則心上之爲肺，當滿于肺中，肺與心相着，乃多煩悶而心竅不通，必爲健忘及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則易傷于寒，及易以言恐之矣。心之堅者則臟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脆則善病消燁熱，中多內傷之病矣。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人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脆，正而

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  
肺高則上氣喘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  
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痺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  
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此言肺有善惡吉凶也肺之高者則病上氣竦肩而息  
及爲欬嗽消痺者消渴而痺熱也

肝小則臟安無脇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  
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悅爲息賁肝下則逼胃